

SHEHUILIYIJIEGOU

ZHENGZHONGZHIANJUE

SHENGTAIXUESHIAO

社会利益结构： 政治控制研究的 生态学视角

李程伟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SHEHUILIYIJIEGOU

ZHENGZHONGZHIANJUDE

SHENGTAIXUESHIJIAO

社会利益结构： 政治控制研究的 生态学视角

李程伟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利益结构: 政治控制研究的生态学视角 / 李程伟著.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620-3484-1

I. 社... II. 李... III. 社会结构 - 研究 IV. C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0442号

书 名	社会利益结构: 政治控制研究的生态学视角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北京100088 信箱8034 分箱 邮政编码100088 zf5620@263.net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010)58908325 (发行部) 58908285 (总编室) 58908334 (邮购部)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规 格	880×1230 32 开本 8.875 印张 165 千字
版 本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20-3484-1/D·3444
定 价	24.00 元

声 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 由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本社法律顾问 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序 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对公共权力的运行和发展产生了并将持续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就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课题,其中政治控制的研究就是重要课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政治控制是国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总概括,是国家职能运行的具体体现和担当机制。政治控制与作为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具体体现和转化形式的社会利益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决定的耦合关系。社会利益结构是政治控制运行的能量来源和动力装置,政治控制则是社会利益结构的秩序保障与整合协调机制。在政治控制与利益结构之间,如果脱离了一方则另一方就难以得到完整且合乎客观实际的说明。政治控制体系的运行和发展问题需要从其与利益结构之间生态互动与协变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马



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合理借鉴现代生态学的思维方式，以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线，描述了一个比较适合研究政治控制的“社会利益结构”视角。

随着社会转型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推进，各类社会问题及矛盾不断涌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重大而任务艰巨。从系统论的意义上讲，我们所生活和建设的社会无疑是由众多社会成员个体、组织、团体、群体、阶层、阶级等要素或单元及其关系有机构成的复杂系统。所谓“社会和谐”，实际上指的就是社会系统中的各个单元或要素及其关系处于一种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状态。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利益博弈是各个社会单元之间的基本作用机制，利益关系是各类社会关系的基础性关系，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故而可以说社会利益结构和谐是社会整体系统和谐的根基。而和谐利益结构形成的一个根本性的机制，就是政治控制体系对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有效调节、规范与整合。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看，本书对“社会利益结构”与“政治控制”生态互动关系的研究就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认为，政治控制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具体机制，对社会利益关系发挥着权威性的整合作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政治控制体现为一个由施控方和受控方及其相互作用而构成的过程系统(体系)。其中，以国家的组织化形式出现的政治单元是政治控制的主体(施控方)，构成社会的各个社会单元(具体地说，是其一



定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则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政治控制客体(受控方)。把政治控制体系作为生态主体,将其置于社会利益结构这一基础生态环境之中,集中考察这两者之间的互动与协变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之下政治控制体系的实际运行与变化,这是本书的基本思路 and 主要论题。在此之下,本书包括以下几个分论题:个体利益是社会利益结构分析视角的逻辑细胞;社会利益结构是政治控制的基础生态环境;制度(正式的社会规则系统)是政治控制的序参量;政治控制则是社会利益整合的权威性机制。政治控制主体以制度规则作为基本中介和依据,以政治权力作为具体手段,通过对政治能量不间断地耗散与汇聚这一循环过程,对社会单元实施一定的控制,以此实现社会利益关系的有序化,这是政治控制的内在机制和规律。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现代生态学的思维方式为中介,将系统理论的有关概念和方法,尝试性地借鉴到本土政治分析之中,力求为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提供一点小小的启示。二是从系统论的角度界定社会利益结构,认为它是社会成员围绕着利益资源的获取(其基础是物质利益)而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的网络,是把各个社会单元有机地联结成系统整体的基本桥梁和中介。这一界定既包括利益结构的过程变量,即各类利益单元及其互动与变化(主要是利益单元的分化与主体化、社会利益群体的组织化),也包括它的状态变量(主要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均衡性、弹性和有序度,在国内学界最早区分了累积性不平等的利益结构和多元弥散性的利益结构),与学界大多把社会利益结



构理解为相对静态的利益格局相比，本书的这一界定比较适合使它担当政治控制的分析视角。三是围绕着社会利益结构与政治控制之间的生态互动关系，对政治控制的序参量、系统构成、政治能量、控制方式及机制变革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丰富了对政治控制相关问题的研究。

笔者力求带着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来研究转型期的政治控制问题，力求使“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得到合乎学理的阐释，使政治控制分析的学术支点得到符合客观实际的界定。但是，限于自身的学术功力和成文之后主要研究方向及兴趣的转移，对于这一问题笔者没有再深入追踪下去，应当说上述任务完成得尚不够好。如若本书的出版能够对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丁点启发与参考，笔者将会感到心安与欣慰。

李程伟

2009年2月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视角描述的逻辑进路	1
一、政治学的学科属性与发展特点 / 2	
二、现代生态学思维方式的选取 / 10	
三、社会利益结构分析视角纲要 / 28	
第二章 个体利益：利益结构分析视角的逻辑细胞	34
一、视角建构的逻辑细胞 / 34	
二、需要和利益 / 36	
三、个体利益的变量构成 / 42	
四、个体利益特性解析 / 49	
五、个体利益与利益结构分析视角 / 55	
第三章 社会利益结构：政治控制的基础生态环境	65
一、系统论视域中的结构与利益结构 / 65	
二、社会利益结构的构成单元 / 68	
三、社会利益单元的分化与主体化 / 79	



社会利益结构:政治控制研究的生态学视角

四、社会利益的群体化与组织化	/ 82
五、社会利益结构的均衡性	/ 87
六、社会利益结构的弹性	/ 91
七、社会利益结构的有序度	/ 100
第四章 制度:政治控制的序参量	103
一、作为政治控制序参量的制度	/ 103
二、制度结构及其运行要素	/ 123
三、制度系统的演化	/ 135
第五章 政治控制:社会利益的权威性整合	144
一、政治控制与利益整合	/ 145
二、政治控制的主体与客体	/ 151
三、政治控制的层级结构	/ 165
四、政治能量与政治控制	/ 173
五、政治控制方式与辩证过程	/ 187
六、政治控制机制的变革	/ 204
附 录	209
领域取向与广度化发展:一种新的政治学观	/ 209
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	/ 220
社会利益结构:一个研究政治发展的新视角	/ 232
政治与市场:横断科学视角的思考	/ 242
参考文献	256
后 记	273



第一章 视角描述的逻辑进路

政治控制是国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总概括。^{〔1〕}从系统论的角度，可以把政治控制看做是一个由政治控制主体、政治控制客体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过程系统（体系）。鉴于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2〕}故而将政治控制体系置于社会利益结构背景中进行研究，就比较容易抓住问题的根本。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为指导，合理借鉴现代生态学的思维方式，对研究政治控制的“社会利益结构视角”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描述与分析。这一视角描述逻辑进路的确立，是以笔者对政治学学科属性和发展特点，以及对生态学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借鉴价值两个方面的分析为前

〔1〕 李景鹏：《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2 页。

〔2〕 李景鹏：“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与政治发展”，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 年第 3 期。



提的。

一、政治学的学科属性与发展特点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两项基本要素，即“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这两个要素本身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表征着这一学科的属性和发展特点。笔者对政治学学科属性和发展特点的分析也是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这两个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开始的。本节的基本结论是：政治学是领域取向的学科，其发展特点为广度化发展。这样两个方面就决定了在政治学研究过程中从其他学科借鉴研究方法或范式以发展自己的合理性。

（一）政治学领域取向的学科属性

在学科的两项基本要素中，“研究对象”回答的是该学科研究什么问题，“研究方法”回答的则是怎样研究的问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而其研究方法则基本上有两种，即规范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前者做“应然”研究，后者行“实证”分析。据此，政治学分野为“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狭义）两大领域。

规范与实证的二元方法在其他有关的社会科学中也是存在的。例如，在经济学中就有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划分。但是，与经济学家相比，政治学家似乎远没有那么幸运。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了一套非常明确而统一的概念和观



点，并据此建构了一个能够说明其对象世界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发达的学科。经济学家凭借几个公理化的逻辑假定和几对对偶性的范畴（如“成本”和“收益”），就可以对一切包含有“成本—收益”变量的行为和现象展开比较独到的分析。正如人类学家罗宾斯·柏林所说的，“经济学家并不研究行为的一种类型，而是研究行为的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观点成为一种观察社会的方式，或者，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也可说它为一种观察社会的模式”。^{〔1〕}运用这种模式，经济学家贝克尔对各种各样的“非经济现象”进行了独具特色的分析；^{〔2〕}用这种模式来解释政治学的问题，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获得了很大成功，如此等等。学术界视上述现象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

经济学的逻辑严密性和精确计量性，引起了其他社会科学的极大羡慕。追求理论逻辑的一贯性和学科范式的统一性，达到较高程度的主观互证，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一个不小的诱惑。政治体系学派的创始人戴维·伊斯顿就是因为惋惜政治学在一般理论建构上落后于经济学和社会学而提出政治系统理论的。“他希望看到政治学的研究也能

〔1〕 转引自〔美〕维克拉夫·霍尔索夫斯基著，俞品根等译：《经济体制分析和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2〕 参见〔美〕加里·S. 贝克尔著，王业宇、陈琪译：《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9页。



够由某种大的完整思想来支配，如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原则，生物学上的达尔文学说的假设，或物理学上的爱因斯坦原理。”〔1〕但是，由于“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变量及它们之间的或然关系太多”，〔2〕政治学的“边际效用分析”至今似乎仍然处于“遥远的想望之乡”。〔3〕政治学家对于“政治”这一自身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尚难取得一致意见，几乎有多少个政治学家就有多少个“政治”定义，更遑论建立统一的完整理论了。政治科学的范式整合，自20世纪50年代初伊斯顿提出政治系统理论到现在，实质性的进展并不是很大。政治学的繁荣常常体现在政治学者对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概念、范式和方法的采借上。这种现象的确值得人们深思，明了这其中的原因，对于研究者的学术定位至关重要。

政治学对其他学科方法的广泛借鉴说明，政治学的发展是一种广度化的发展，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自身“领域取向”的学科属性。对其学科属性的这一概括，来源于日本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富永健一对社会科学所作的“领域

〔1〕〔美〕爱·麦·伯恩斯著，曾炳钧译：《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94页。

〔2〕〔美〕艾伦·C·艾萨克著，郑永年等译：《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3〕〔美〕戴维·伊斯顿著，马清槐译：《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7页。



学”和“学科”的两大分类。^{〔1〕}

在富永看来，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自己的研究领域，或称“对象世界”。一般说来，对象世界是丰富多样和变化万千的，作为认识原理的“视角”（frame of reference）和作为系统化原理的“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如若不同，那么就能从同一对象领域中抽取出不同的变量组和不同的变量关系公式。将分析视角和理论框架有机统一起来，便构成了一门“学科”。从各个学科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同一对象领域是可以由不同的学科来研究的；反过来，不同的对象领域也可以由同一学科来分析。“领域”和“学科”之间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组合方式的多样化实际上表征着学科发展既分化又综合的状况。

富永对“学科”的界定是认识及系统化之原理的特定化（它具有明显的“理论科学”的性质——引者注），而“领域”则是认识及系统化之对象的特定化。^{〔2〕}按照这一标准，经济学和社会学被视为学科，而企业、教育、宗教、城市等是领域。将这些领域中的某一个确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就属于“领域学”，如管理学、教育学、宗教学、城市学等即归此类。在富永看来，政治学和行政学应当归属领域学。

〔1〕〔日〕富永健一主编，孙日明、杨栋梁译：《经济社会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2〕〔日〕富永健一主编，孙日明、杨栋梁译：《经济社会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当然，在“学科”和“领域学”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固定不变和泾渭分明的界限，富永意义上的纯粹“学科”或“领域学”是不多见的。用“学科取向”或“领域取向”来分辨学科属性似乎更为恰当，更能说明问题（这样做的潜在好处是避免了富永意义上的“学科”与通常所说的“学科”的混淆）。视政治学为领域学，这是从其接近领域学的程度上下断语的。实际上，政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学科取向的成分是逐渐增加的，只不过与领域取向的成分相比较，前者尚处于弱势而已。对政治学学科属性进行比较准确的界定应当用“领域取向”一词。

（二）政治学广度化的发展特点

政治学领域取向的学科属性，意味着它是把自身研究的侧重点和着力点放到对现实政治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具体分析上。应当看到，现实政治生活是极其复杂的。政治学所要处理的对象是一个由各种政治行为动态交织构成的网络系统，而且这一系统又和其他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生活的子系统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这就使得现实中的任何一个政治行为都必然是一个多向度的互动行为，都必定包含着社会的、生物的和物理的多种因素，秉持着多方面的意义。因此，我们说政治行为是一种完整的行为类型。对它进行分析，就不可能像经济学那样仅只是对行为的一个侧面、一个维度，即行为的经济维度（“成本—收益”维度）进行分解、



抽离和分析。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是全面的和多维度的。孤立的和单一的研究方法是难以奏效的，普适性的政治通则及其方法到现在也还没有找到，恐怕也很难找到。政治学学科正呈现为多种学科、多种方法交叉渗透的广度化发展局面。

学科的广度化发展是相对深度化发展而言的。任何理论都是要发展的，它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深度化和广度化是学科发展的两个基本维度。在学科原有基础和领域内进行理论创新和突破，这体现为学科的深度化发展。通过向其他学科和领域学习、借鉴和引进思想、理论和方法，以研究本学科的问题，这体现的是学科的广度化发展。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两大创新，即科际研究法和行为研究法，^{〔1〕}从某种意义上说正代表了社会科学广度化发展的特点。科际研究法自然是以人的一定行为作为研究内容的，行为研究法要想取得应有的学术成效也必须是科际的研究方法。这两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政治学领域，随着行为主义运动的兴起，科际的研究法也极为盛行，其结果是产生了一大批交叉性和边缘性的政治学分支学科。

笔者认为，学科的广度化发展和学科的边缘化发展含义

〔1〕 彭文贤：《行政生态学》，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21页。



基本相同。依据边缘学科的不同生成模式，^{〔1〕}可以对政治学的广度化发展类型作如下归纳：

1. 交叉型发展。该类学科发展的常见方法是一门学科的概念和范式对另一学科进行渗透和位移，一门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对另一门学科进行嫁接和移植，或者是两门学科在其交叉结合部位进行互渗和融合。政治学在此种发展方面的例子有政治社会学、计量政治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政治生态学等。

2. 综合型发展。这是综合学科的发展模式。所谓综合学科是指多门学科在共同研究某种复杂客体或者某一复杂领域的新问题时，通过各自理论与方法的相互协作和多元组合而形成的新学科。显然，其学科问题的复杂性和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决定了这类学科发展的综合性。归属此类的政治学科目有公共政策、行政管理和领导科学等。

3. 横断型发展。这是横断科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因向其他学科领域横向渗透而呈现出来的一种学科发展类型。横断科学，又称横断学科或横向学科，它是在探讨各门学科所共有的问题和多种物质运动形式所共有的规律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新的学科群。其较为成熟的代表性理论有：一般系统理

〔1〕 三种发展模式的提出，受有关学者对交叉边缘学科类型划分的启发。参见张明根：“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及其启示”，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